

## 殘顏女與她的母親

躺在擔架上的老母親被抬上救護車後，阿盛催促我趕快跳上他的工作車，因為我們要替救護車帶路。

我強忍著流產後的身心悲痛，爬上了阿盛的副駕駛座，然後阿盛就將車子開上路。阿盛沒去過我家的老厝，所以他需要我指引方向。他很用心聽著我的指示調整方向盤，並不時透過後照鏡監看後面的救護車有沒有跟丟。救護車沒鳴笛，只是慢條斯理跟在我們的工作車後，在有點喧囂的市街上穿梭。不明究理的路人一定認為這輛民間的救護車上目前沒有病患。

其實救護車正在出一種簡單的任務，那就是將臨終的病人送回家嚥下最後一口氣。沒錯，我七十出頭歲的老母親即將離開這個世間了。半年多前老母親因為心血管疾病身體半邊中風，我要上班無力照顧她，便將她送到醫院附設的養護中心請專人照顧。幾個月下來我的阮囊逐漸羞澀，母親可能不願見我這位未婚的獨生女兒被她的安養費拖垮，便於上禮拜暗藏了一條捆綁床單的束繩，用它在廁所裡懸頸。母親被上廁所的其他病友發現時，壁上鏽蝕的掛釘無法承受母親的重量已整隻掉落，母親當時是跌在積有尿漬的地板上，整個人已失去了意識。

母親試圖尋短時我已四十多歲，肚裡正懷了阿盛的孩子，只是我沒讓阿盛知道、更沒讓母親知道罷了。這是我的失算。如果母親知道她即將有外孫了，應該就會對這個世間多一點眷戀。但我當時的下意識裡，也許真不希望在經濟上被母親的中風拖垮，而希望她能很有默契地替自己找尋解脫。人的動機與心思就是那麼細膩難解，到底哪些是有意、哪些是無心，到頭來全都分不清楚了。

我的抉擇經常錯誤得離譜、而將整起事件愈弄愈糟，到頭來受害的還是我自己。母親吊頸失敗而在加護病房搶救的那幾天，正好寒流來襲又濕又冷。我向公司請了假，沒日沒夜守在病房外的行軍床上，隨時應變醫護人員的下一步指示。結果才持續了幾天我不慎得了怪病而發起高燒。醫生替我篩檢後對我說，這只是

一般的流感，只要定時服用克流感與退燒藥物即可。為了肚裡的孩子，我不敢服用任何藥物，直到我因高燒而休克昏迷。當我醒來時，我發現我也躺進了加護病房，就和母親隔床相鄰，只不過我沒被插管維生罷了。病房主治見我醒來後對我說：

「小姐，流感雖不是什麼大病，但常有人因為輕忽而死亡。妳已退燒沒事，但妳肚裡的胚胎已小產流掉了。其實妳這種高齡產婦很難保住孩子，妳又在醫院高感染風險的環境裡待了那麼多天。對不起，我們只能救妳一人，至於妳的胎兒我們無能為力。」

我看著鄰床靠著維生機呼吸的老母親，心中的怨念一時間湧泉而上。妳這個老太婆，將我這位女兒害得還不夠慘嗎？妳現在甚至還害死了自己尚未成型的外孫，妳得意了吧！妳要上吊也不選堅固一點的掛釘，這下我好不容易才懷上的胎兒，就這樣沒了！我就要更年，很難再懷孕的。母親，給我一個我無須繼續怨恨妳的理由吧！

難怪在我高燒的昏迷中，我一直夢到一位戴著黑色面盔全罩式安全帽的老婦人，在每張病床床頭核對著病人的身份。後來她正面審視著我，並用沙啞的巫婆聲叫著我的小名，想確認我的身份無誤。我趁她不注意一把掀開她的黑色壓克力面盔，卻發現白髮老婦在安全帽底下，還戴著一副太陽眼鏡與口罩。我接著又一把摘掉她的墨鏡與白口罩。我吃驚了，因為眼前的人不是母親，她只有四十多歲，眼睛一大一小，半邊的顏面還會不自主地顫動，比較大的那隻眼睛每隨著顏面的顫動，還會不自主地眨啊眨的……

原來夢中的神秘蒙面客就是我自己。

四十多年前的某天深夜，我出生在市區一間貴族醫院。脫離母體的那瞬間我沒有哭，任憑護士如何拍打，我就只是靜靜地睡著。後來我被送進了太平間，在那裡與許多死屍同住了半個晚上。第二天一早，當護士又推著另一位凌晨往生的病人來到太平間，她才聽到我微弱的哭聲。我接著被緊急送進了保溫箱裡，才逐

漸恢復了生命指數。

我之所以會以這麼曲折的方式來人間報到，都要拜我那位偉大的母親之賜。

我祖父是市區的望族。他在戰前向不知名的夫婦買了位「查某爛」給我幼年的父親當童養媳，法律上則登記為自己的養女。可是我父親成年後無意繼承家業，而是跑到外縣市打拼，卻在那裡愛上別的女人。他不但瞞著我祖父與對方成婚，還接受岳家的資助投資旅館事業，在當地做出了口碑。某日祖父將我父親召回了故鄉的市區老厝，逼他和我母親拜堂完婚。父親一直虛應著故事，當晚卻在友人家喝得酩酊大醉。他摸黑回到了老厝，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竟當著祖父母的面進了我母親的閨房。第二天天未亮我父親又摸黑起床，趁所有人都還在睡夢中，就逃離了老厝，只在祖父母門縫下留了一張字條，坦承他已在外縣市有了家庭，還為兩老生了兩位襁褓中的孫兒。

祖父對我父親這種先斬後奏的告白又怒又喜，怒的是兒子抗拒了自己為他所安排的婚姻，喜的是自己作了祖父、可說是兒孫滿堂。在這種矛盾情結下，祖父只能暫時將這件事瞞著自己的「養女」。哪知數個月後情況急轉直下，因為我母親的小腹突起，明顯有了身孕。等即將臨盆的母親得知我父親早就在外縣市有了家庭，萬念俱灰下她居然選在某天深夜，躲在廁所喝清潔劑試圖輕生抗議。還好我祖母聽到她的呻吟聲即時將她送醫，醫生並將她剖腹、想將我在第一時間搶救出母體。就如我之前所敘述的，等我這位「死嬰」在太平間恢復了陽氣，並在保溫箱裡存活下來後，醫生才發現我的腦神經已受到永久傷害，不但半邊臉不能笑，嘴角還一邊高一邊低、造成喝奶會漏的現象。等我愈來愈大，醫護又發現我的一隻眼臉下垂，無法完全睜開或閉上，牙齒無法全露，前額皮膚的質地也明顯異常，造成皺眉時無法產生皺紋。至於我不能笑的那半張臉，則因為自律神經的失調，不但遲鈍麻木且會不自主地抽動不止。

我在外縣市的父親得知了這件不幸，很懊惱地將我由醫院抱回他的家庭撫養。他不讓我的母親來探視我，還吩咐所有旅館員工只要一看到我母親，就要立刻用

掃帚將她趕出去。我從小在父親的家庭長大，大媽和她兩個兒子都當我是外人，還私下用難聽的話形容說，我因為受到生母的詛咒才會如此極醜無比。因為我的存在，父親與他老婆之間也關係緊張了起來。後來父親送我去讀寄宿的私校，直到我由高職美工科畢業為止。這段期間母親常到學校試圖探視我，但我知道她就是造成我顏面破相的罪魁禍首。有一次我當面頂撞她說：妳要死就將我們兩人一次都帶走，事情只做一半把我搞得不人不鬼、這算什麼？後來我當著老師與同學的面對她吐口水，直到母親在沙啞的啜泣聲中，離開我們校園消逝在圍牆另一頭的遠方。

沒錯，母親給我的印象就剩下那沙啞的哭聲。話說母親的聲帶被消毒水灼傷後，祖父母覺得對她虧欠，曾積極想替她找個婆家。但母親對婚姻已不再憧憬，依舊蟄居在祖父的老厝三樓、小「姑」獨處到兩老往生，才被兩位哥哥趕了出去。

父親帶著兩位哥哥來參加祖父的葬禮時，他已經與大媽離了婚。聽說他因為用岳家的錢投資連鎖的卡拉 OK 店失敗，連現有的幾家小旅店都賠了進去。祖父的葬禮上，債權人又聞風而至，眾目睽睽下押走了我父親。兩位哥哥急得報警，也無濟於事。幾天後父親被放了回來，原先的黑髮在數日內全成了白頭。他絕望地對兩位哥哥說，祖父的幾間黃金店面全都成了債權人的了，現在他唯一能留給兩位兒子的就只剩這一間三層樓的透天老厝。當天夜裡父親倒在守靈的廳堂，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才發現他猝死的事實。天啊，我父親居然在祖父的頭七當天，也隨之去了天國、父子倆團圓相聚了。我對父親的死，表面哀戚，卻偷偷幸災樂禍著。哼，我之所以破相一事，他這位始作俑的負心男人絕對難辭其咎。

我兩位哥哥早就看我這位其貌不揚的妹妹不順眼，雖然他們口裡叫我母親為「阿姑」，但草草辦理完了我父親的喪事後，他們堅持要將我母親趕出這棟她已住了近六十年的老厝。我無力改變哥哥們的決定，只好讓母親暫時搬到我工作地點附近的租屋處棲身。母親很識相，她才住了幾天，就說她不願成為我的負擔，她要出去找工作自食其力。

我冷冷地對她說，妳出去租屋也要錢，不如就住在這裡替我分擔房租。

「反正妳一位五十歲的婦女有手也有腳，想養活自己並替我分擔房租應該不成問題。但妳如果一人在外出了什麼意外，別人還當我這個女兒故意遺棄母親。妳不要讓我吃上遺棄的官司好不好？我不是低收入戶，也沒有殘障手冊，妳要在外面出了事，社會局肯定會對我逕行告發。」

就是這幾句連我自己也分不出真假的托詞，改變了母親的決定，於是母親就在我的租屋處留住了下來。我唯一能報復她的就是將她視為隱形人，對她在職場上的一切也不聞不問。但經過我私下瞭解，她原來在附近某清潔公司擔任鐘點員工，兼做一些資源回收的零差賺外快。我常躲在遠處的牆角，望著母親堅韌卻又衰老的背影，內心卻笨拙地不知要如何和她正常互動。

雖然我嘴歪眼斜長相上吃了很大的虧，但我有電腦繪圖的美工專業，所以不難在廣告公司找到與設計相關的文案工作。當時中年的工友阿偉伯剛和他老婆離了婚，我便趁機而入給予他適時的肢體暗示。我並非對這位又矮又禿的小老頭有任何興趣，只想借他的身體完成懷上下一代的渴望。可是這個傢伙真以為我在向他搖尾乞憐，居然自行準備了一副太陽眼鏡與口罩要我在摩鐵與他約會時戴上。幾次下來他對這副眼鏡與口罩的效果不甚滿意，居然得寸進尺要我改戴一只黑色面盔的全罩式機車安全帽。我責問過他，他不諱言地說，他只要一張眼看到我的臉就會由之前的亢奮瞬間陽痿。

沒關係，你這個髒老頭，就讓你繼續羞辱我吧，等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就將你一腳踢開。你只是我用來借種的工具，我不嫌你老，你居然敢嫌我醜？

可是半年下來我一點懷孕的跡象都沒有，我又去質問他，他才老神在在地說：「我與我前妻有那麼多孩子，他們都要靠我的贍養費撫養呢。哼，要孩子幹嘛，我早就結紮了。」

這個大混蛋！我忍辱負重了那麼久，居然只是在讓他免費玩爽的？我狠狠地刷了他一個耳光，他也不客氣地回揍了我一拳，就打在我半邊麻痺不會笑的臉頰

上。我不覺得很痛，但卻掉了幾顆牙。完了，今後我喝水時漏水、喝湯時漏湯的現象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髒老頭繼續對我啐道：「若不是看妳身材還勉強像個女人，否則倒貼我我都不要！」

我帶著受創的身心申請改調公司其它部室，髒老頭才由我的記憶中逐漸蛻色，但我對母親的恨意卻與日俱增。

我再度陷入「愛河」是在我四十一歲的那年。不知何時起我迷上了網路上的愛情公寓。但我絕不啟動攝影功能以真面目示人；而只是以文字訊息和對方編織著真真假假的浪漫幻想。有一次我交上了一位自稱阿 Ken 的新加坡華僑，他說他不在乎我臉部的醜陋，只在乎我是否能為他生下健康的寶寶傳宗接代。我立刻到醫院做了基因篩檢，然後將健康證明書的圖像檔電傳給他。後來我們約在桃園機場見面，因為他要趕來台灣和我去法院辦理公證結婚。可是飛機降落前的幾個小時，他來電聲稱在香港入關時求婚的首飾遭海關查扣，他需要我匯款至他在香港的帳號，如此才能用這筆錢解除扣押。我照他的指示做了，但對方說我的設定出了錯，需要我再度匯款。後來我們在手機裡起了爭執，對方說我那麼不信任他的話，這個婚就不用結了，接著他就迅速切掉了通話。

那晚我在網路聊天室與即時通，都找不到那位說要和我結婚的阿 Ken。我立刻騎上機車去報警，警察看著我全罩式安全帽下的那張怪臉，很勉強才壓抑住爆笑的衝動對我說：「小姐，那都是國際詐騙集團的老良，這種事我們無能為力。」

等我失望地由警局回到家，經清點我匯給對方的金額居然是我數年的工資所得。接連幾天我拿小事借題發揮，將老母親當出氣筒，嚇得她只敢以愧疚無助的眼神躲著我，並盡量減少在屋裡停駐的時間。

有了這幾次戀愛的慘痛經驗，我放棄了創造生命的念頭，並在心中默默認定，未來的自己將會和老母親一樣孤老以終。漸漸我養成了一種怪僻，那就是在臉孔模擬的辨識軟體上，選擇「死亡」模式，再運用多組不同的參數，去推估自己死後顏面腐爛的細微變化。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病態的行為，但我確知墳墓的那

一頭絕對是個不再有美醜區分的公平世界。

哪知又五年多後，我居然在安養院與我的初戀阿盛不期而遇。沒錯，我的初戀就是現在在我身邊開車、人稱阿盛的禮儀師。

話說母親剛過七十歲，身體的狀況逐漸惡化，一次寒流來襲，她在資源回收場撿拾廢棄物時忽然倒地不起。她被路人送醫後，被診斷出是心血管急病所造成的中風。我忍痛花錢將她送到安養中心安養，有一次我去窗口定期繳費，忽然見到一位穿鐵鞋的中年男人，一拐一拐推著收屍的推車往門口穿堂走去。我叫住他，但他認不出我了，我立刻脫掉口罩與太陽眼鏡。阿盛不敢相信地看著我說：「真的是妳？」

我和阿盛第一次見面是在我即將由高職畢業的那一年寒假，地點則是在我父親住家的民宅裡。那時我由寄宿學校回到父親的家裡小聚，阿盛則是參加學校的畢業旅行預訂了我家的旅館。可是入住當天床位不夠分配，造成一位帶隊的老師和阿盛沒地方住，我父親便請他們將就住進我們自宅的空房裡。第一次見到阿盛，我立刻注意到他是天生的長短腳，但一只特製的厚底鐵鞋讓他行走不礙事，他還有手肘內翻的問題，這些造成他的肢體動作相當醒目特別。我想他可能受到了同學的排擠，只好和老師來住民宅了。因為我倆都有先天殘缺，彼此就有了共同的話題，也不用擔心會刺傷對方的自尊。他們學校退房時，阿盛將他的聯絡住址交到我手上說，願意的話以後作個筆友吧！

回到學校後我和他長期魚雁往返。當兩人論及婚嫁時，我父親剛好投資失敗跑路中。我母親出面和阿盛父母接洽時又缺乏敏銳性，對他們家族事業問了幾句不中聽的顧慮。對方感覺不受尊重，便拿我的長相大作文章、不留餘地的勸兒子說：「你隨便娶個外籍新娘都比她上得了檯面。你膽敢不聽勸的話，就別想繼承我們祖傳的產業！」母親發現自己闖了大禍，嚇得登門道歉，但對方不接受。我將自己被退婚一事全怪罪在母親頭上，但那無法改變我的初戀已無疾而終的事實。

中年的阿盛繼續告訴我，二十多年前他確實去東南亞娶了一位外籍新娘，但她一直未懷孕，在拿到台灣的身份證後居然就捲款潛逃不知了去向。好不容易去移民署註銷夫妻關係後，阿盛於數年前又娶了一位陸娘，但她對夫家所從事的殯葬業調適不佳，沒多久就嚇得逃回了對岸。我說我願意在更年以前試試看，是否有為你懷上一男半女的可能。

「妳真的不忌諱我們的家族事業？」

「你忘了，我來到世間的第一晚就是在太平間裡度過的。我擔心的是，你父母還會嫌棄我的長相。」

「他們都先後作古。妳就別跟他們計較了。」

後來他就用工作車帶我去摩鐵開房間。我說你的客戶還在後車廂不好吧。他說沒關係車廂有冷凍設備，遲點送進冰庫不礙事的。

看來有情人在一起還是比較容易受孕。幾個月後我真的懷上了阿盛的孩子。但出於強烈防衛的心態，若不到最後一分鐘，我絕不讓任何人知道我肚裡的秘密。有得就有失，後來母親在安養院的廁所上演那齣吊頸的烏龍戲碼，害我在加護病房外感染到流感病毒，才流掉了我肚裡尚未成形的血肉。一切努力歸零，萬事又回到最先的原點。

我們終於到達了二十多年前母親被兩位哥哥掃地出門的三樓透天老厝。此時攤商逐漸因早市而集結。我們家道中落後，大嫂在一樓經營一家雜貨鋪，二嫂則在騎樓擺服飾攤貼補家用。雖然父親生前有向哥哥們交待過，三樓可供我回娘家時暫住，但權狀上仍是由兩位哥哥持分。當阿盛指揮著救護車裡的醫護人員將老母親用擔架抬出來時，不料兩位嫂子竟衝出來抗議，她們要我這位小姑直接將老阿姑送去殯儀館。

「可是我和兩位哥哥在電話裡說好的。」

「小姑，妳也為我們想想。大白天搞個死人進來，我們還要做生意嗎？客人



還敢上門嗎？」

大嫂的反應尤其激烈，她索性拉下鐵門不做生意了，她說今天誰也別想走她家的樓梯間、將任何人送上三樓。

先前門外早停了一輛小型巴士，十幾位穿著同色系制服的助念團成員已等在那裏了。她們都與母親同在某宗教團體附設的慈善基金會裡當過義工，今日約好來臨終助念送上母親最後一程。但經過兩位嫂子這樣一鬧，這群蓮友面面相覷。經過一番協調，她們又上了小巴，隨我們往殯葬園區駛了過去。

到達了郊區殯葬園區的門外，救護車駕駛將車停下對我說，政府新規定，救護車不可以駛進殯儀館，所以他們只能服務到此。接著隨車的老醫師開始拔管，然後在死亡證明書上填下詳細的死亡時間。救護車駕駛正想調頭將車開走，我卻雙腿一軟一陣暈眩，整個人撲通一聲往前倒了下去。還好阿盛眼明手快即時將我扶住。

「妳的流感才剛退燒，身體尚未完全復原。妳就搭救護車回醫院靜養吧。這裡我駕輕就熟，一切就由我來處理好了。這輛救護車與我家的公司有策略聯盟。放心，都是自己人。」

上了救護車後，我透過後車窗看見園區的工作人員用接體車將母親推進了寄棺室，而母親生前的那些蓮友們就跟在推車後開始了她們的梵唱與祝禱。

回到醫院後，醫生說這是臨終家屬的典型創傷症候群，他們替我轉到普通病房，並在點滴裡上了鎮靜劑。昏睡中之前的那個怪夢又回來了。一頭白髮的母親焦急地到太平間找我，她掀開每張白床單想確認死者的長相，可是每位死者都戴著黑面盔的全罩式安全帽。母親一一又掀開了壓克力製的黑色面盔，她終於看見了戴著黑色墨鏡與白口罩的我，於是她叫著我的小名。我坐了起來與她相擁而泣。母親顫抖著身軀、用沙啞的聲音哭著說，她不會再喝清潔劑將我毀容了。我則對她發誓：我也不會再躲進太平間裝死，只為了不認她這位母親。

由怪夢中醒來天色已黑，但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為母親就躺在我手邊的

另一張病床上。她依舊昏迷不醒，只是身邊已沒了維生設備。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這裡是陰間的阿鼻地獄？一位我熟識的護士正好轉頭，她看我已清醒，便對一臉困惑的我說道：「剛才警察來過，想要確認妳這位女兒真的在住院，並非故意將妳母親遺棄在殯儀館。」

「我聽不懂妳在講什麼。」我虛弱地說。

「在殯葬園區的助念室裡，妳母親的那群蓮友念到阿鼻地獄的章篇時，有人發現妳母親的手在微動。剛開始她們也不以為意，只認為是殘留神經的反射現象。但隨著時間的過去，妳母親的動作越來越大，甚至還會輕微地咳嗽，嘴裡還不停喚著妳的小名，像在說夢話。殯儀館通知了社會局，社會局以為又有人故意將昏迷的長輩當死人遺棄在殯儀館，所以就報了警。警察傳訊那位叫阿盛的禮儀業者，並將他先行拘留，再過來醫院查證。聽說連妳兩位哥哥也被警方傳去對質。後來加護病房的主治大夫承認說，妳母親目前還處於假死狀態。是他疏忽，他不應該那麼早將妳母親的維生系統拔掉。不過這仍屬無效治療，所以我們．．．．」

我不願母親再忍受插管的折磨，所以經我簽字後，母親在當晚被轉送到安寧病房接受安寧藥物的注射。母親在那裡又躺了整整三天，才完全失去了生命的跡象。我與她十指緊扣，一直到屍體沒了溫度才放開。我沒掉下一滴眼淚，但屍體眼角的淚痕卻依舊溼潤欲滴。

這就是母親終其一生與我的故事，之間糾葛著多少生死交纏的愛恨情仇。我曾經一口咬定母親是毀了我一生幸福的罪魁禍首，但想想她又何嘗不是父權體制下的受害人，只是她在加害者面前如此不堪一擊，而她對體制笨拙又無助的抗議卻往往將我愈害愈慘。

母親渴望得到我的寬恕，因為我是她在這個世上唯一的血肉之親。但我對她的每句冷言冷語，又都造成她椎心泣血的創痛。那並非我的本意，我只能憎恨自己笨拙的表達方式。溝通障礙造成我每一個投射動作，與我實際想表達的訊息，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這大概就是我們母女間註定要彼此相互折磨的宿命吧！

將母親的屍骨入土那天，我居然在園區的金爐邊上遇見也來替自己前妻燃香的他，那位曾經踐踏著我的童貞、還嫌我會讓他陽痿的髒老頭阿偉伯。他說他已退休，不過我有生理需要的話，他隨時可陪我溫習重裝上陣的遊戲。我不動聲色一把抓起金爐裡的香灰，用力塗在他的臉上，並同時抬腿往他生殖部位重重地踢了下去。

至於我和阿盛的感情會如何？我還能再懷孕嗎？一切就隨緣吧！

又是寒蟬淒切驟雨初歇的一天，我坐在工作室的電腦前。現在我選擇的是「出生」模式，然後輸入來自父方與母方的不同參數，去推估我和阿盛未來所生的孩子的臉孔。就當我沉醉於一胎新生命的盼望時，瞥見之前存檔的死亡面容，不禁想到深埋黃土下母親的一生。我懊惱著未能趁她在世時珍惜所愛，人家說樹欲靜而風不止，現在才脫去壓抑的偽裝一切都太晚了！想到這裡我便歇斯底里伏桌痛哭了起來。

----- 完 -----